

歡 迎 參 加

<b>基督教溝子口錫安堂聚會</b>	
兒童主日學	每主日上午九時一刻
青少年聚會	每主日上午九時五十分
主日崇拜	每主日晚七時半
禱告會	每禮拜二晚七時半
姊妹家庭聚會	每禮拜三上午九時、禮拜五下午三時
靈修會	每禮拜四上午九時三刻
靈修會	每禮拜四晚七時半
弟兄會	每月最後之禮拜六下午二時
青年聚會	每禮拜六晚七時
台語聚會	每主日下午三時
地址	臺北市11608木柵路一段231巷34號
劃撥帳號	0158429-3 基督教錫安堂
電話	話：(02) 2368055 傳 真：(02) 236-3555
<b>基督教台北錫安堂聚會</b>	
主日崇拜	每主日上午九時半
兒童主日學	每主日上午九時半
靈修會	每禮拜二上午九時半
靈修會	每禮拜三晚七時半
地址	臺北市南昌街二段3號8樓(婦幼醫院後面) (02) 3417374
<b>各處聚會地址電話如下：</b>	
萬華	臺北市大理街170巷8號4樓之3 (02) 3043466
士林	臺北市士林福國路94號2樓 (02) 8356570
深坑	台北縣深坑鄉埔新街58號2樓 (02) 6620590
中和	中和景平路287號5樓 (02) 6622736
板橋	板橋市信義路一巷26弄32號4樓 (02) 9509370
板橋	板橋市信義路一巷26弄32號4樓 FAX (02) 9509370
平溪	臺北縣平溪鄉石底街92之一號一樓 (02) 4951651

龜山	桃園縣龜山鄉文光街36號一樓 (03) 3287408 (靠近林口長庚醫院) FAX (03) 3287408
基隆	基隆市中正路34號602、603室 FAX (02) 4245070
中壢	中壢市中北路28巷15號3樓 (03) 456747 (03) 4562060 FAX (03) 4655008
新竹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481號4樓 (035) 611267 (035) 611268
苗栗	苗栗市和平路99號一樓 宅 (037) 338897 (037) 352560
花蓮	花蓮市中美九街117巷一弄9號 (038) 228543
宜蘭	宜蘭市渭水路32巷21號 宅 (039) 328371 (039) 352405
臺中	臺中市中港路一段二二四巷4號 教會 (04) 3215584 宅 (04) 3225983 FAX (04) 2353419
大甲	臺中縣大甲鎮民生路二一86號 教會 (04) 6868483 宅 (04) 6885146 FAX (04) 6885308
嘉義	嘉義市成仁街173號2樓 (05) 2220700
臺南	台南市東區府東街21巷12號 (東門路二段134巷26號) FAX (06) 2351026
高雄	高雄市瀋陽街17號 (07) 3119738
岡山	高雄縣岡山镇新莊路100號之6 (07) 6222486
屏東	屏東市忠孝路97號 (08) 7653289 (08) 7336833
臺東	臺東市洛陽街11號 (089) 324049
貝珍珠	84-39 85 Drive WoodHaven, CAYNE N. Y. 11421 U. S. A. (718) 8498974

# 恩 光

期五四一第

月四月三年七九九一

「望盼的耀榮有了成裏心們你在督基」

— 節 27 章 — 西 羅 歌 —

「你們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倒要彼此勸勉，既知道那日子臨近，就更當如此。」 希伯來書十：25

一個真實又忠心的基督徒，不會把歸主為聖的生活當作僅僅是一件偶發的事故，那是他偉大的關注，正如精兵的任務是打仗，基督徒的事業是變得像基督一般。

—約拿單·愛德華滋

## 與基督相會

吳老牧師 (Hans R. Waldvogel)

當我們的聚會變得更像是與基督的相會時，它們就會變得不那麼正式了。

三十七年前第一位在這個服事工場被聖靈充滿的，是一位德裔的南斯拉夫婦人，她在凌晨兩點接受了靈浸，因此我非常有興趣地注意到，當南斯拉夫人一同聚集參加一個聚會時，他們是在耶穌的同在中全然地感到自在，他們常告訴我說：「我們跟我們的救主有那麼一段美妙的時光。」這是對任何真實的聖靈帶領的聚會一個確切的描述：我們和耶穌有一段美妙的共處時間。當我們的服事真的是與耶穌的相會，當聖靈尋得那些真正渴望與耶穌有來往的靈魂時，服事本身就顯得無足輕重且不拘形式了。

有些人，特別是在德國，一直以為我們聚會的特色，或說我們主要著重的，就是讚美主，事實並非如此，我們所要的始終是唯獨耶穌，以及祂偉大同在的彰顯，不論是在安靜中，或是我們大聲讚美，以及說方言時。就我個人而言，我總是讓主以祂自己所願的，無論什麼方式，來彰顯祂的自己，並且我也沒有其他的盼望，除

了希望祂是坐在寶座上，而人們會到祂的跟前來，認識祂以及祂復活的大能。

我們知道，摩西把以色列的子孫帶到神面前，然後將他們留在祂的同伴中，這樣神才能親自向他們說話。直到如今，我也將這個作為我服事的主要目的：領人到神的面前來，把他們留在神的同伴中，不管怎麼樣聖靈也會彰顯那同在，以致主耶穌能夠作王掌權行祂所喜悅的一切事，這已成為我在每一個聚會中的程序，並且沒有其他的能滿足我的心了。

不論耶穌是不是從死裏復活了，不論祂是否確實在聚會中，不論祂是否是君王，並且是聚會或教會的頭和領導者，只要有任何人渴望主來彰顯祂自己，除此之外不以別的為滿足，他們期望並承認祂在他們中間，那麼祂就會以祂所喜悅的方式來彰顯祂的自已了。

經常地，我們堵住了聖靈的路，事實上，牧會的人不會有聖靈帶領的聚會，除非他們成為空的器皿，是絕對服從神的靈的器皿，聖靈能真實地說：「這些是我的器皿。」

你知道要領一個五旬節的聚會進入讚美是一件相當容易的事，如果一位牧者開始讚美，底下的會眾會跟著讚美，但是人們是否真的在他們的讚美中遇見神，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作為神國的一名工人，以及耶穌基督的僕人，那是我的職責，非常小心地使讚美主不會成為一個空洞的形式，而是由聖靈所產生，以至於成為一個敬拜的自然舉動，除非我十分確定聖靈期待如此，我會非常小心，絕不告訴會眾他

們要拍手或舉手敬拜，我也不會告訴會眾說：「哈利路亞！」那是沒有用的，如果神沒有下達命令，引起這樣的作法，聽起來會是空洞且了無生命的。

有時候，一些牧會者注意到當會眾拍手時帶來了何等大的一個祝福時，他們會叫他們的會眾在聚會中拍手，但是祝福並沒有隨之而來，人拍手，本身並沒有任何權能可言，但是如係聖靈真實的彰顯以及運作，神的權能便降臨在聚會當中，天國膏抹也流在其上，乃因神的靈在人身上運行，神的靈並不拘泥於任何形式的正式敬拜，或其他什麼的。

有時，神的靈降在人身上，以致他們在聖靈中跳舞，當然那是於聖經有據的，但是如果一個人試著自己跳舞，因為他喜歡這麼作，他很快就會進入狂熱，並且許多人也會因而變成那樣子。有一些忠心、真實並誠懇的神的兒女，一度嚐過來世的權能，但神不再以相同的方式向他們彰顯祂的自已，他們便試著自己去製作那樣的顯現，因此進入麻煩當中，如果像各個基督教宗派所做的，有一個簡單的聚會，比你模仿那能力及聖靈的彰顯，最後卻進入了狂亂要好的多。

蓋恩夫人給她的跟隨者的忠告是安全的：絕對不要想在能力一方面成為怎麼樣的一個人，那是麻煩的所在。有多少人就是這樣去做，神的靈降在他們身上並膏抹他們，以至於他們帶著偉大的權能講有力的信息，但當神不再那樣做時，他們自己用自己的大聲量說話，以致他們聽起來像個賣脆餅的小販，神的能力不在那裏，那是沒有用的。但是神的靈所產生的，將會成就一些事。

仇敵一切的怒氣將向那些努力照此方式操練自己的人身發動，最近我向萬老牧師說：「所有從人和撒但而來的忿恨和怒氣已經向著我們而來了，但我們已將這每一點的怒氣都交給主了，祂已在每一個環境中。」我的工作總是去看見耶穌基督坐在寶座上，並且會眾不是看著我或是期待從我得著什麼，而是他們會期待從祂得著全部，他們是看著祂，他們的眼睛是定睛在耶穌的身上，這位真正在他們當中的一位。

啓示錄裏面顯示出神在這末後的日子所要做的事，那就是祂要將耶穌安置於會眾聚集時的寶座上，這樣的事只有在主耶穌是他們實際統治者的會眾中方能成就，在他們當中，甚至是財務所需這方面祂也是他們唯一的管理者。

直至如今，我的職責就是認識祂和祂復活的權能，並且了解到其他一切的事都是枉然的，這是一項大的命令，這是一件一生之久的職責，這件事只有在否認我自己的生命，並為耶穌留空位時才能達成，並且這也必須在我們的聚會當中如此作——絕對不要尋求屬靈的開啓或注是注重聖靈的彰顯與運作，只要讓耶穌有路，當主得到了這條路的權利，祂所能行的奇事將是何等的大。

對我來說，神如何作工不要緊，我也知道主使用許多不同的工具和器皿。如果我們試著模仿另一個人，那是錯誤的，當一個人這樣作時，神的工作將遭受損失，不是的，每一個人應該按著神所指定他的方法來服事神，然後在其中就有了不同的樣式——在花園中不但有玫瑰，也有百合，所以我們不該模仿彼此的敬拜和服事的

樣子——每一個人應該照著神所引領他的來行——但是在每一個情況和環境下，耶穌必須顯明道路，主如何彰顯祂的自己，絕對是主自己的事。

## 禱告的能力

高老牧師

### 第四章在禱告的教室裏

聖經裏充滿了天父對我們的愛和耶穌對我們愛的證據，還有聖靈對我們的關切與懸念。我們有太充分的理由激動我們的心來禱告。喬治慕勒，這位英國的信心偉人發現，打開聖經去讀一些有關神的愛和祂恩典的經文，很能激勵他要來禱告。

我們不能忘記我們需要耶穌來做我們的導師。我們不可以認為我們能夠統統做。不！要一直的求祂：「主！請教我禱告。」現在，再講一遍，強調教。然後再一遍，強調我。當事情似乎都不順利，你的心也冷淡沒有什麼愛火的時候，充滿信心的來仰望耶穌，祂必教導你怎樣禱告，禱告出你所能做的最好的禱告。畢竟，真實的禱告是經由主人真正教導後的結果，一點也不是我們的產品，都是出於祂。

我們的責任只是降服與相信。我們的責任只是給祂時間，花時間來單獨與祂在一起；下定決心要留在祂腳前直到祂下課。當我們來面對、處理這一件生活中最重

大的活動時，我們並不是獨自解決，而是跟祂在一起！記住當你跪下來要禱告時，耶穌跟你在一起；是的，祂就在你裏面，迫切的要教導你這門神聖的藝術。

### 禱告需要學習

也許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多說一些，因為這會為我們的心靈帶來極大的平安，使我們充分的瞭解而把自己交出來接受教導。當一個人受教於一位老師的時候，他不需要知道什麼，也許他愈不知道愈好。通常，最妨礙老師教學的倒不是學生的不懂，反而是學生的自以為懂。如果一個拉小提琴的人已經有了一些錯誤的指法，他會更困難的忘記他以前的習慣而重新再學。

祈禱是世界上最偉大的藝術。它需要學習。只有耶穌能藉著聖靈來教導我們。祈禱能拉住神的膀臂促成我們所求的事。如果你禱告了卻並沒有得到你所求的，這表示你對禱告的藝術還不行。我們對於生活中的每件事，一有了確定的計劃後，就會著手去進行；所以同樣的，我們應該為著我們禱告的生活有計劃——神的計劃。現在，我們都可以成為這門世界上最偉大藝術的佼佼者。在學習禱告中所付出的努力與時間絕不是白費的。

那麼，我怎樣才能成爲一個佼佼者呢？

### 做一個順從的學生

音樂是一門藝術。若要在音樂方面做一個佼佼者你需要花上許多時間，照著教

科書中那些指定的規則去做，並且還要有一位好老師。若是隨隨便便地學，你無法成爲一個佼佼者。那些走在前面的先輩，已經都學過這些，他們有最佳的經驗找出一套最合適的方法，讓別人可以依循。我們依循他們的方法、他們的技巧，因爲那是最好的一套方法，是在他們的樂師群技術中被證明過的。我們這些後輩毋須爲自己再鋪一條路。他們已經爲我們鋪好了，而且比我們自己所能做的更好。我們一切所需要做的，只是把自己交出來完全接受指教，做一個順從的學生而已。

所以關於禱告，我們必須花上時間。著名的波蘭鋼琴家帕德里斯基說，如果他一天疏於練琴，他自己聽得出彈奏中的差異；如果他兩天不練琴，他的朋友會聽得出；如果三天不練聽衆都會聽出來了。一個人要學任何一樣東西，都必須花上時間。

人們多麼熱心的去上晚間的學校，花整個晚上去學一些東西！他們認爲那是值得的，不覺得任何努力或犧牲的代價太大。禱告豈不是更值得的事嗎！禱告會成全何等偉大的結果！若有一百名禱告的佼佼者，神還有什麼不能做的？人們會發現：他若愈要達到他的顛峰，他就必須愈多花時間致力於他的藝術。時間是不可少的要素，禱告也是如此。我們愈多禱告，就愈需要禱告，也愈想禱告。我們愈少禱告，就愈不想禱告。那些在清晨所設立的操練必須每早晨都做，不管我們的感覺如何。停了一兩次後整個計劃就瓦解了。

### 遵循規則

我們進展至下一個思想——規則與教科書的觀念。這指示我們禱告也是一門科學，正如它是一門藝術一樣。它必須有一條特定的路來進行。例如，我們剛才所說有關的時間，就是規則之一。「你們要恆切禱告，在此儆醒感恩。」（西四：2）

被譯為「恆切」的那一個希臘字很有意思。能瞭解它原意的微妙會幫助我們更好的來遵從規則。這個希臘字是 *proskaiteroo*，由介系詞 *pro* 意為「朝向，沿著」；方向，「和動詞意為「剛強，堅穩」而組成。它的意思就是剛強而堅穩的沿著某一個方向——這裏，就是指禱告——而去。所以神在這一節經文裏告訴我們要「一直留意去禱告。」

約瑟法用這個字是與征服一座城有關。他們「一直的堅持，直到征服了。」五旬節以後，我們發現衆人「：天天同心合意恆切的在殿裏：：」（徒二：46），不讓任何事打擾他們新的敬拜的生活。

使徒們在他們職事的初期需要做一個決定，是一項深遠的抉擇。職責的壓力開始剝奪他們更多的時間，超過了他們所認為必要的分量。他們決定要把時間撥為禱告。「但我們要專心以祈禱傳道為事。」（徒六：4）這裏再一次用那一個同樣的字，指出禱告是一件不可減免的事。禱告不是輔線，它乃是與「傳道」同為主線。更重要的，禱告甚至是擺在前面。

我們換一個角度來看起初教會的內在生命，這次不是從耶路撒冷，乃是從安提阿（閱徒十三：2）。我們看到工人、使徒、先知在那裏禁食、禱告。基督徒在那

些日子中花時間禱告。這正是他們有那些眼可見的能力的原因。唔！我們難道不能在神的幫助下，跟他們做一樣的事嗎？是的！我們可以，但是今日的教會必須花時間禱告——如果要得著起初第一世紀信徒所獲至的雙倍成就的話。

### 成功的禱告的秘訣

請注意邦茲在他那本「祈禱出來的能力」一書中所論及的那些與我們同時代的人，他所引出的事實都是極其重要的。

「花許多時間跟神在一起是一切成功禱告的秘訣，時間是它的價值中最基本的特徵：：許多時間單獨跟神在一起是認識祂和具有影響力的秘訣：：那些最能在他們的性格中充分彰顯基督，而且最具影響世界能力的人，都是那些花這麼多時間跟神在一起，以致這成了他們生活最顯著特徵的人。」

接著他舉出以下這些事實：

衛斯理弟兄清晨四點開始禱告；他認為禱告比他任何一件事都要緊。約翰福萊徹夜禱告。那位偉大的路德每天必須花三小時禱告，其中兩小時是在早晨。雷登會督似乎整年、終日一直都在禱告。肯恩會督在每日清晨鐘敲三下以前，就已與神同在。

羅斯福·撒母耳這位極其敬虔的人也是如此。約瑟·阿蘭恩四時即起，如果他聽到別的商人已經比他更早工作就深覺羞愧。約翰威爾屈，這位蘇格蘭傳道者認為，如果一天當中沒有花上八至十小時禱告的話，這一天就過得不好。他的妻子一

聽到他半夜起來，裹著格子絨氈取暖，為著他的群羊禱告的時候，就會抱怨。

培森在他禱告的板上留下了凹痕，他的持續、偉大的成果都是沿著這個禱告的生活而來。安得烈會督每日花五小時於禱告和靈修上。查森博士花許多時間禱告，他一直強調這點。必須花時間單獨與神同在；午間開始，然後破曉時分，然後一天當中六次。查森影響緬甸歸向基督；他是藉著禱告而完成的。

這些人，也許是在不同的各方面具有大能，但是都需要花許多時間跟神在一起。

### 耶穌：我們的榜樣

我們能略過默想有關主耶穌基督的禱告生活而繼續往前嗎？路加福音顯示耶穌成為人子，一再的告訴我們耶穌離開人群去禱告。

「耶穌卻退到曠野去禱告。」（路五：16）有一種從希臘原文按著字面的譯文是：「他常常把自己隱藏起來，退到沙漠裏，在那裏禱告。」希臘文中的那個動詞「隱退」是一種習慣性動作；祂時常這麼做，這是祂的習慣。

耶穌是藉著禱告開始他的職事。祂與施洗的約翰一同站在河裏，當「：：耶穌也受了洗，正禱告的時候，天就開了：：」（路三21）。在第五章裏（16節）我們看見祂一直繼續著祂的禱告。到了同卷福音書的第六章，我們看見祂在山上禱告。祂「：：整夜禱告神。」（12節）。當耶穌要做事的時候，祂禱告。

我們盡我們所能的在那裏盲目胡亂的做事。如果現在停下來，告訴神我們要進

入祂祈禱的學校裏，一個嶄新的生活就要向我們開啓。有一個偉大而尊貴的生活正等著那些願意禱告的人。

在路加福音九章裏，我們看見耶穌「自己禱告」（18節）。祂似乎沒有去注意那許多待做的事。多麼尋常的現象：當一個人成功以致產生許多的責任，他就停止禱告。耶穌不是這樣，他必須禱告。

路加福音十一章一節再次看到：耶穌「在一個地方禱告」，就在那時門徒們驚異他們主人禱告的生活，就求祂教導他們。這正是耶穌所等待的——一項邀祂開課的請求。

### 禱告：：是你的選擇

生命的全部豈不都是充滿了選擇嗎？我們必須根據我們對某些事情所定的價值來選擇。可能我所選擇的某些事對你而言似乎是毫無價值的，但是對我有價值，所以我選擇肯為它花錢。難道我們對禱告的看法是這麼低，以致於它是列在我們所有選擇當中的最末一項？難道有那麼多比禱告更要緊的事要做？難道神會需要我們的服侍到這的一個程度以攷我們都沒有時間禱告了？

這都是「屬地的、屬情慾的、屬鬼魔的。」神的命令乃是「不住的禱告。」神的樣本是祂的兒子。我們看見祂一直都在單獨的禱告。神的僕人們所完成存留於永恆的事工是「金、銀、寶石」做的。若沒有禱告，你就只是在使用「草木禾稈」的材料。

本文的開始我們曾指出：我們對禱告所定的價值是根據我們操練它所花上的時間。你對於「禱告對你和世界的意義」是持怎樣的看法，沒有辦法隱瞞神或人。願神幫助我們明白：我們實在應該奉獻時間在「聖靈裏禱告」，這將保守我們「常在神的愛中。」（猶大書21節）（待續）

## 從錫安到全世界（一）

歌登·賈德納

（Gordon P. Gardner）

（從本期開始，我們將在「恩光」雜誌上連載賈德納牧師的這本遺作。賈德納牧師係《榮耀的光輝》一書之作者，《從錫安到全世界》是他另一本精心瀝血之作。我們也盼望在整本書譯成之後，出版單行本。）

### 【前言】

有關錫安城，和其創立者與領袖亞歷山大·陶威（John Alexander Dowie）的故事，以及五旬節（聖靈）如何澆灌在那兒的故事，是賈德納牧師最喜歡的題目。他熟悉錫安信心家庭的歷史，也親身認識住在那兒的傳道人和同工。他自己住在錫

安時還是個男孩，他參加信心家庭的聚會，也很清楚地得救了。在那裡的傳道人輔導他，在往後的年日裡賈德納牧師繼續與這些「器皿」保持接觸。當他成爲紐約布魯克林立巨屋五旬節教會，所發行的「生命之糧」（Bread of Life）月刊之編輯後，他寫過他們中間好幾位的傳記與見證。

賈德納牧師也曾嘗試鼓勵幾位研究生，以出身於錫安之五旬節教會領袖爲其論文題目。但其實沒有人比他自己更合適從事此項工作，也沒有人比他更多與美國甚至全世界的五旬節教會領袖有很好的接觸。他歷經數年收集資料，直到一九八一年開始著手寫這本書。

一旦開始，這題目使他耗費許多功夫；賈德納牧師如何取得那些有價值的資料的故事本身，幾乎與本書所記述那些超自然的事件一樣精彩！他常在恰好的時間獲得他正需要的資料。

在這項艱鉅的工程進行當中，賈德納牧師親愛的妻子凱洛琳離世與主同在。爲填補他生命中這份空缺，他更熱切爲神的國殷勤工作，其中包括了這本書的著作。

有幾次他對我說他擔心在主召他回天家之前，也許會無法完成這項工作；有一次他堅持要我答應他，倘若他在完成這本書，看見它付梓之前去世，我一定要接續這項工作，看著它完工。

當他在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三日去世時，其中一篇正寫到一半，還有一篇正在構思。他去世後，這項工作常浮現在我心中，但身爲一個教會的牧師，又要負責夏令



營 ( Pilgrim Camp ) 的工作，我實在沒有很多時間花功夫在這本書的完成上。感謝神，這本書終於接近完工了！

預備出版這本書的工作，分別在幾個不同的地方進行，先是在愛荷華州的 Floyd，然後在紐澤西州的 Roselle ( 我的家 )，還有南卡羅林納州的 Myrtle Beach，以及亞利桑納州的 Phoenix，最後是紐約州白蘭湖的 Pilgrim Camp 夏令營地，賈德納牧師的這本書多半是在這營地裡寫成的。

以下這幾位聖徒為本書的完成提供了無法估計的協助：紐約 Glendale 的 Eleanor Perz、紐約白蘭湖的 Inez Abbott、紐約 Woodhaven 的 Grace Waldvogel、我的兒子 John R. Kalis，還有紐約 New Hyde Park 的 Paul Munsinger，以及賓州 Shippensburg 的 Companion Press 的衆編輯。沒有他們的幫助，這本書的出版將延誤更久。

每次我審視這本書中的文字時，我的靈就得著造就，更受感動要像本書所記那些人一樣，竭力追求主。許多五旬節運動已偏離本書內容所立定的標準，我所火熱而迫切地禱告的，乃是那些閱讀記在本書中感人事件的讀者，能明白耶穌基督今日仍是一樣的；哪裡有人真實要祂，並因此花時間等候祂，且尋求祂自己過於尋求祂的恩賜或祝福，祂就必向他顯現祂自己。我們需要有一個柔順降服的靈，好讓世界以及我們的肉體都被釘死。當我們完全降服、完全奉獻，如同本書所記時，就一定會帶來真實五旬節聖靈新鮮的膏抹，今日如同當年一般！

羅伯·凱利斯 ( Robert D. Kalis )

## 【引言】

本書所記述的，是那些與邁入本世紀前後，醫治佈道家亞歷山大·陶威一同辛勞服事過的男女，在經歷五旬節運動之後延伸出去的故事。這些篇章領你來遇見陶威與巴罕 ( Charles Parham ) 這兩位引起爭論、難以駕馭、卻是有優雅氣度的屬靈領袖；引你進入萊曼·李奇 ( Raymond Richey ) 如何從反叛的青年進入被神重用的職事中的故事；使你與弗來德·佛格勒 ( Fred Vogler ) 一同從澳洲旅行至錫安城，然後在印第安那州牧養教會，並成爲神召會的主要領袖；一同分享那塑造了瑪莉·布姬 ( Marie Burgess )，在紐約市福音會幕 ( Glad Tidings Tabernacle ) 六十二年職事的異象；你也將遇見湯姆·赫茲瑪哈希 ( Tom Hezmalhach ) 這位歐洲人，他在印第安那波利斯的職事，深深地影響了年輕的羅斯威爾·弗勞爾 ( J. Roswell Flower )，和他未來的妻子愛麗絲·雷諾 ( Alice Reynolds )。這些篇章使我們看見早期五旬節運動中的經驗，包括「屬天的合唱」、醫治、異象等神聖的作爲，如何活現在一些平凡的生命中。

賈德納牧師親身認識多半他所寫到的人，他的資料不但來自一些印行的文章，更是來自他對這些人物第一手的回憶，與當面的晤談。他的這本著作透露了美國早期五旬節運動中的分歧與合一，也顯示出五旬節的經驗如何解決人類基本的需要，並激發了獻身基督徒的事奉。本書也使讀者有機會經歷一點那些塑造了五旬節運動的平凡男女，所表現出的心志、能力、與強度。本書所述的人物，都曾參與伊利諾

州錫安城的事工，他們也都寶貴這源頭；但另一方面，他們又都全心飢渴地追求要更認識神，並將這些對神的認識分享給別處進入五旬節運動，又從他們得幫助的人。

本書所述人物，是從美國各州不同宗派，並且帶著不同的動機來到錫安城的，（錫安城是陶威博士於一九〇一年所創立的基督徒社區）；像瑪利·布姬的家庭就是如此，他們藉錫安城的創建者約翰·亞歷山大·陶威所傳講，絲毫不打折扣的神醫真理，找到盼望及身體的更新。其他則有些人是因贊同陶威恢復新約聖經光景的盼望，有些人是因不滿意他們所屬宗派受各種風潮所搖動，而參加了陶威的行列。另有一些人，像鮑斯渥兄弟（Bosworths）與殷約翰（John Innes）等，則是因為受一個基督徒理想國的吸引而來。這些人因著靈性的覺醒，與社會性的期待而聯合一致。不幸的是後來一些爭論破壞了這樣的聯結，但一九〇六年夏天，一位五旬節運動（當時稱為使徒信心會）的領袖查理·巴罕來到錫安城，並帶來一個達致完滿的新異象。

這之前，陶威在經濟上的破產與爭議，以及道德上的混亂，使這些移居於此的人們美夢幻滅。在失望與痛苦中，他們熱切的渴望找到信心與方向。經濟與群居的破產和混亂，幫助一些人被驅向當時正快速席捲整個美國與全世界的五旬節運動。

查理·巴罕是應幾位錫安城聽過他使徒信心之信息的傑出市民之邀，來到錫安城。如同早期五旬節運動中的領袖們一般，巴罕相信末後的日子我們會看見，新約

聖經時代的信心將恢復並實行在教會中；他傳講說醫治與屬靈恩賜將成為末世教會的特徵，他也激發他的聽眾要禱告尋求領受聖靈的浸的經驗。但他有關聖靈的信息只是他廣泛信息的一小部分，事實上他許多的信息都與陶威職事的中心信息一致。

巴罕相信他在一九〇一年所認定的，作為靈浸之證據的說方言，是神要在末世教會完全恢復新約經驗的標記。他也相信他的使徒信心運動，是末世即將臨到的徵兆。他提出雙重的挑戰，一個是個人的聖潔，一個是普世福音化；而且他認為五旬節（靈浸）的經歷，能裝備信徒去完成這傳福音到普天下的大使命。他教導他們，一個真實靈浸的經驗，必然伴隨著說出一種外國語言來；他也期待靈浸會裝備那些有信心的人，使他們能在外邦國家，用他們未曾學過的外國語言傳揚福音！

巴罕在錫安城的信息，吸引了城中許多有名與無名的居民，擁擠在聚會的房子裡。其中有一些很快也開始進入這五旬節的經驗中；本書記述了其中一部分在錫安城，接受了使徒信心之信息的人的故事。像其他地方一樣，這些參與在復興中的人，很快就表現出他們想恢復原初光景的傾向，用「五旬節」一詞（新約聖經用詞），代替了「使徒信心」一詞（「人為的」用詞）！在這五旬節運動中，他們將他們末世的信息傳揚到全世界；錫安城成為傳揚五旬節信息到美國與加拿大的前哨站，幫助許多人進入其中，並栽培了許多傳揚五旬節信息的工人。

錫安城對五旬節信息的回應並非獨特的，事實上凡是在那些渴望並追求基督徒「更高」與「更深」經驗的人群當中，只要有成熟深刻的五旬節信息傳講之處，發

生在錫安城的事都一再重演。那些受過陶威信息之幫助，又進入五旬節經歷的人，認為五旬節運動保留了陶威信息的核心與精華，並將之發揚光大。他們相信，撇開曾經造成的混亂不談，陶威所傳講我們在二十世紀能完全經歷新約聖經時代的信心之信息，在五旬節運動中實現了合理且最完滿的進展。

在六個禮拜之內，五旬節的信息已深深扎根在錫安城；然後這些火熱的五旬節新兵，開始分散到世界各地，進入各種不同的職事中。本書記述了這些男女如何奉獻他們的一生，在海外宣教禾場，在美國本土，辛勞傳福音、牧養並建立教會。他們沒有加入任何單獨的五旬節教派，雖然後來有不少人加入了神召會。另有些人在一九一三年後，接受了五旬節運動中更極端的恢復主義，就是稱為「惟獨耶穌」的運動（Oneness，或稱 Jesus Only）。在這些出自錫安城的人當中，鮑斯渥兄弟成為全美知名的佈道家，另一些人則默默無聞地去到遙遠的海外宣教，還有些人像弗勞爾（J.R. Flower）、弗格勒（Fred Vogler）、和歐普曼（D.C.O. Opperman），成為宗派的領袖；另有一些人則以平信徒身份投入服事。這些人因為根源於錫安城，使他們彼此之間的聯結有如鐵打銅鑄，在即將襲擊五旬節教會的分裂中，能屹立不搖。

本書中的故事是很有價值的，原因包括：它們是一些早期五旬節經驗，對個人與大眾的意義之個案研究；它們描述了這經驗如何改變那些平凡的生命，使他們意識到一種新的呼召、目標以及聯合；它們也顯示了聖靈的浸在基督徒公開的見證上之意義。本書還包含了受逼迫的故事、家庭的反對、以及充滿在早期五旬節見證中受誤會的光景；本書的記述提供了透視這些困境的源頭與如何解決的亮光。

它們也說出了在跨入兩千年最後一個世紀，兩個世紀交接之間，恢復主義如何轉換成五旬節主義。它們包括了五旬節的教訓如何影響了原已存在的職事，先前的源頭又如何影響了五旬節信仰的觀點。許多在內容上接近陶威博士職事的職事，藉五旬節信息而普及。在一九〇一年清楚的五旬節信息第一次被傳開來之前，那些塑造五旬節運動的觀念與期待都已經存在了；一些像錫安城一般的地方，為人們將來能夠認識五旬節經驗預備了道路。

本書的重要性不但在於它提供了可資研究的個案，也在於它成為早期五旬節歷史的重要史料之一；它們描述了那些對五旬節運動帶來普世性影響之人的背景與經驗。

同樣重要的，這些記述顯示了許多早期五旬節運動中的屬靈觀。在重估他們屬靈上的奮鬥、勝利、與觀點時，我們可以看出這些男女所描繪出的是一種以基督為中心的屬靈觀，而這屬靈觀廣泛地主宰了早期的五旬節主義。他們五旬節的經驗，使他們不但關切基督徒的服事，也關切「基督在人裡面掌權」。當我們處在一個普遍地將五旬節經歷當作一種可交易式的能力，或是成為通往健康、財富、與幸福的票證時，本書的記述特別能幫助我們回頭思想這經驗最初的含意何在。個人的見證表明了運動早期的質素。這些人因著意識到他們「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

他們活在一種期待基督將隨時穿過雲層再臨的生活中；這樣的期待，與他們相信天堂已開始在他們心中的信念結合起來，塑造了他們的價值觀，也使他們眼目光明，看得清楚。

愛蒂絲·布倫 (Edith L. Blunhofer) 一九八九年七月寫於惠敦學院 (本篇引言之作者，是紐約布魯克林立巨屋五旬節教會吳愛恩牧師的大女兒，畢業於哈佛大學，是五旬節運動歷史的知名權威。)

### 【賈德納牧師小傳】

歌登·賈德納生於一九一五年九月二十日，其父母賈理查與賈愛琳娜 (Richard and Eleanor Palmer Gardiner)，是衛斯理·麥蘭 (Wesley Myland) 的同工，他們是傳道人又是聖經教師。在芝加哥一帶經歷不同型態之服事後，賈德納一家搬至愛荷華州的波恩 (Boone)；在那兒，當賈德納牧師八歲時，他父親病逝。其後不久，賈德納太太帶著兒子搬到伊利諾州的錫安城，在那兒賈德納牧師尋著耶穌成爲他個人的救主，也是在這兒他們親身遇見了許多在亞歷山大陶威博士的事工中居領導地位的領袖。因賈德納牧師對屬靈事物深厚的興趣，以及他在歷史方面獨特的恩賜，並擁有能發掘出一些傑出人士、跟他們交上朋友的才能，藉著與這些人的交往，他開始收集「從錫安到全世界」這本書所述人物第一手的資料。

他畢業於伊利諾州惠敦學院，拿到美國歷史方面的學位。一九九七年他來到紐約布魯克林，並成爲立巨屋五旬節教會的配搭牧師，及聖經教師。

一九四二年他與伊利諾州 Lake Forest 的凱洛琳·霍夫蘭德 (Caroline Hoffman-Der) 結婚。在建立立巨屋教會的吳漢斯牧師 (吳老牧師) 的鼓勵下，賈德納牧師創刊了「生命之糧」雜誌 (Bread of Life)，並擔任編輯；三十四年之久這本月刊曾刊出無數文章，論及許多早期五旬節運動中的人物。一九七七年賈德納伉儷搬到紐約州的白蘭湖 (Brant Lake) 去住，即 Pilgrim Camp (紐約教會的夏令營地)，在那兒他繼續編輯「生命糧」月刊，並開始寫出「從錫安到全世界」。

雖然「生命糧」月刊發行至全世界，並因其豐富的屬靈內容贏得美譽，但賈德納牧師認爲其生平最重要的著作，是錫安城傳道人羅炳森師母的傳記「榮耀的光輝」(Radiant Glory，中文譯本已由台北溝子口錫安堂出版)，羅炳森師母的故事也佔本書一章的篇幅。賈德納牧師於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三日逝於白蘭湖。

### 第一章 聖靈傾降在錫安

一九〇六年九月到十月間，在伊利諾州的錫安城發生了一件事，其結果不但將影響該城數千人，而且將實際上改變二十世紀全世界教會的生命與歷史。如同一顆石子投入湖中，造成一圈一圈的漣漪，逐漸往外散開；這事件的影響也是這樣散播開來，直到今日。但這事件發生時的情景是那樣樸素、那樣平凡，以致沒有人知道或想像得到它將造成怎樣的結局。

是怎樣一個事件呢？它開始於一位有衛理公會背景的自由傳道人來到那裡，他名叫查理·巴罕 (Charles F. Parham)。事情是怎樣發生的呢？

在那事件的六年前，一九〇一年的元旦，在堪薩斯州多比卡（Topoka）的一所聖經學院，一位女士領受了聖靈的浸，並伴隨著說出別國的方言。以後別的學生以及巴罕先生自己也領受了相同的經驗。不久之後，巴罕先生帶了二十位學生到堪薩斯州的勞倫斯（Lawrence），成立了一個福音隊；當聖經學院關閉後，巴罕一家就搬到勞倫斯住到一九〇三年。在那些領受了靈浸的人中，有一位婦女華德倫太太（Mrs. Waldron），在一九〇四左右搬到錫安城，因著她的見證有一位姐妹領受了聖靈的浸並說方言，在那城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濤。最後華德倫太太被禁止不能再舉行任何禱告聚會，她的家庭受了很大的壓力，以致她們不得不搬離開。

但種子已經種下，一些心靈開始渴慕在神裡面更深的經驗，其中有五位弟兄固定地聚集於城中的旅館「以利亞招待所」（Elijah Hospice）禱告。不久，在一九〇六年四月，他們聽說了聖靈澆灌在洛杉磯阿茹薩街（Azusa Street），巴罕以前的學生西默弟兄（W.J. Seymour）所服事的聚會。就是這個禱告團契邀請當時正在堪薩斯州的Baxter Springs主領帳棚聚會的巴罕先生來到錫安城的。

顯然聖靈早已預備好巴罕接受這項邀請，因為在此四個月前，他說：「我在異象中看見錫安城，那城百姓的難處我看得很清楚。然後有聲音對我說：『起來，到錫安，背負那些受壓制之百姓的重擔。』」要知道這事的始末，必須先知道錫安城建立於五年前，也就是一九〇一年，這時已是個有數千居民的城市了，這些居民幾乎全部是亞歷山大·陶威博士在一八九六年所創立之教會的成員。他們都是優秀、

聰明、熱心的基督徒，來自世界各地，為著要過一種基督徒社區的生活，並獻身於「救恩、醫治、聖潔生活」的信念。不幸地，陶威博士能力減弱了，錫安城也陷入經濟危機，導致最後的破產，許多人失去他們維生的憑藉；陶威博士失去大家的信任，最後被褫奪了教會領袖的職任，整座城陷入痛苦、困惑、苦毒、與爭戰中。「盼望斷絕，理想觸礁」，法律上的爭論帶來許多爭端與痛苦；而在成百的情況中，難以取得生活所需的經濟困境，成為屬靈上失序與痛苦的原因之一。」

巴罕先生就是在這預先被神告知的情況下，約在九月二十日來到錫安城，立即被請至以利亞招待所，在那兒負責的經理是喬治·羅傑斯（George A. Rogers），可能就是那些邀請他到這城的人之一。毫不浪費時間地，他到達的當晚就開始主領聚會，在羅傑斯所暗中安排的一個房間舉行。第二晚必須使用兩個房間，以容納擁擠到走廊上的群眾。大家那麼感興趣，以致每天有二三堂聚會，會眾也越來越多。附近俄克崗的新聞每日公報（The Daily Gazette）報導說：「他（巴罕）的態度令人愉悅，具有說服力，使他所講的幾乎無法抵擋。」

到了週末，他已「吸引了數百跟隨者。」這是俄克崗每日太陽報（The Daily Sun of Waukegan）在九月二十六日的報導。在那篇報導中，也經其本人同意下引用了陶威博士繼任領袖威伯·華里瓦（Wilbur Glenn Voliva）的話說：「這人贏得了我們一些最忠心的居民。」因著華里瓦掌握著很大的權力，他迫使巴罕離開以利亞招待所。因為沒有別的地方可以聚會，但眾人的興趣又極強烈，就有一個私人的

家爲這傳道人打開。「這個家庭聚滿了人，群眾佈滿草地。」這是「每日太陽報」的報導，上面又提到有一些錫安城有名望的長老，已經信服了巴罕五旬節的信息。

爲了證實這一點，上面又說：「信服巴罕的人中最重要的是李先生（A.F. Lee），他當天就辭去了教會傳道部秘書的職務。」這人是陶威博士最受人尊敬的助手之一，後來他成爲紐約州雪城基督徒聚會（Christian Assembly in Syracuse）的牧師。

就在這時候，一九〇六年九月，溫瑪莎·羅炳森到此訪問親戚朋友，她日記上寫著：「初次接受五旬節的教訓。」（註：這位羅炳森師母的傳記 *Radiant Glory* 也由本書作者執筆，有中文譯本《榮耀的光輝》，由台北溝子口錫安堂出版。）

在巴罕被拒於以利亞招待所門外後，亞梅士（Ames）太太的家成爲聚會的聖地，但還要過好幾個禮拜才開始有人領受聖靈的浸。第一個領受的人是郎愛瑪太太（Mrs. Emma Lang），其故事記在本書末尾的附錄，由李·柏妮絲（Bernice Lee）所寫的「當神吹氣在錫安」中。

羅炳森師母則直到幾個月後才領受了她的靈浸，以後神使用她在伊利諾州的錫安城建立了信心家庭，從其中又出來許多傳道人和宣教士，而這些人又影響了一大群人進入全職事奉中。

在巴罕到達錫安城之前不久，郎太太曾得著一個異象，她敘述說：「我彷彿站在一條通往密西根湖的街道中央，當我站在那兒，我看見黑暗，極大的黑暗籠罩著

錫安城！我說：『主啊，這是什麼意思呢？』有一個聲音對我說：『最黑暗的時期尚未臨到錫安城呢！』

「然後我望向湖，看見兩艘船，一艘是木頭顏色，一艘是白的；一個全身白衣的男士站在一艘白色大船上，正在發送用白帶綁著的金塊給那些在白色小船上，正猛力划向那位男士所站立的大船的人群。當他們拿到了金塊之後，就被帶到岸邊。那艘木頭顏色的船離開白色的船有一段距離，我看見那艘船上的人成爲站在白色大船上之人的對頭。．．．

「有一天一位女士來到我家，告訴我有一個人正在城裡帶領聚會，我去聽了；我到得早，所以走進裡面在前方找到一個位子。不一會兒巴罕弟兄走進來，穿著白色襯衫，我面對面看見了我在異象中所見的那人！」

她也確實得著了她的金塊！（註：以後郎弟兄夫婦被神使用，在密西根州至少建立了兩間教會，並從事強有力的福音事工。）

郎太太得著靈浸的經歷，使其他人更加飢渴，也更竭力尋求聖靈的浸。開始有別的家庭開放來舉行等候主的聚會，最後共有六個家開放，從樓上到樓下擠滿了追求主的群眾。其中一個家庭是鮑斯渥（F.F. Bosworth）的家，房子有四個房間，其配置正好讓講員可以輕鬆地對散布在每個房間的眾人講道。每晚同時有五個聚會進行著，他們時常從七點直到午夜甚至更晚待在那兒。（在有些家庭中也有白天的聚會。）巴罕先生從這一處走到那一處，在每個聚會中講道，給他駕車的是郎太太的

先生郎約翰 (John Lang)。

一次，反對者切開了郎先生的馬具，在馭馬時就損壞了。另有一次，一位聖徒超自然地得著神的警告說，馬車輪子的鋸齒被他們的仇敵移走了，檢查後發現事實果然如此；如果沒有預先發現，後果將不堪設想，可能會危及駕車者與傳道人的性命。

十月十五日的《每日公報》報導說，巴罕的跟隨者已達到兩百人；工作成長到一個地步，他從堪薩斯州請來兩位同工瑪蓓·史密斯太太 (Mabel Smith)，與耶西·布朗小姐 (Jessie Brown) 來幫助他。她們來到後，工作更加增長。

三天之後，十月十八日的「每日太陽報」報導說：「在那二十四位據說忽然得著才能，說出非他們原有之語言的人中，有些講出德語、法語、義大利語、俄語、西班牙語、還有一點挪威語。其中沒有一個人原來會講那種語言，他們也別無選擇，無論哪種語言臨到他，他就必須說！生長在美國的人說出德語和法語來，而且被曉得這些語言的人辨識出是真實的話。」

這篇新聞報導發出的那晚「十月十八日」，至少有二個顯著的靈浸：瑪莉·布姬 (Marie Burgess)、弗烈德·鮑斯渥 (Fred F. Bosworth)、和珍·坎培爾 (Jean Campbell)。布姬小姐從事福音事工，但當時她在家中，並受雇於錫安百貨店做展示食物的工作。她所處位子使她很快聽說了在 Ames 家的聚會，「許多人說，在那兒的人是被邪靈充滿的。」

她心中想：「我從未見過魔鬼如何作工在人身上，我要去看看。」

「當我告訴媽媽我的意願時，她警告我最好小心點。所以第一個晚上我只站在 Ames 太太房子的玄關外，從窗戶往裡窺看。根據我的觀察，這不是魔鬼的工作，乃是神的工作，所以我再去，多聽那些信息。」

「我曾在聖經學校聽過聖靈的事，但我從未有聖靈內住的經驗。如今我的心開始渴慕聖靈的浸，自己也操練等候主。我也開始跟店裡的人談到這些等候聚會，並邀他們去參加。當教會與商店的主管得知我參加等候聚會後，我失去了我的工作，但這使我能更自由地多多尋求主，也更迫切。」

當一九〇六年十月十八日布姬小姐的生日將到時，她對她母親說：「我只要一項生日禮物，就是得著聖靈的浸，我正求神將之賜給我作生日禮物。」

她的渴望是那麼強烈，以致她三晝三夜不住地禱告，連衣服也沒脫，有時她會小睡一會兒，然後立刻再起來禱告。到了第三天，就是她生日那天，她還禁食。

十月十八日晚上，正當會眾開始離開等候聚會時，火降下來了，她在神的大能中震動了一個小時，然後主賜給她清楚的異象，且持續數小時之久。在異象中她被帶到中國，並似乎用中國話向一大群人講道；然後她被帶到印度，並用兩種印度方言向群眾講道；在靈裡她又去到非洲以及日本。

自然而然地，布姬小姐以為神給她的呼召，是要她在這幾個地方中的一處事奉主；但在約兩個半月之後，主差她去紐約市，那裡適切地被稱為「世界最大的宣教

禾場」。她在那裡建立了福音會幕（Glad Tidings Tabernacle），被認為是曼哈頓首屈一指的傳福音教會之一，並許多年領導神召會從事宣教事工。

她在一九〇九年嫁給羅伯·布朗（Robert Brown），他們同心服事直到一九四八年他去世，然後她繼續服事直到一九七一年回天家，一共牧養教會六十四年之久！

在瑪莉·布姬得著靈浸時，在場的有弗烈德·鮑斯渥，當他目睹她領受了靈浸，他變得那麼渴慕，以致神的大能降在他身上。（註：請參本書末尾附錄二「當神吹氣在錫安」。）

鮑斯渥先生在錫安城與教會中是知名人士，帶領錫安樂團，以其高水準的演奏而全州甚至全國知名。神很快將他推入祂的禾場去收割莊稼，只提一件事就夠了：他在主強有力地與加拿大使用他之後，以七十五歲高齡去到南非，在那兒他一次向七萬五千會眾講道。醫治的神蹟奇事伴隨著他一生的服事，在他八十歲去世時，據估計有一百萬以上的靈魂因他的服事而得救！

那一夜第三個得著靈浸的人是珍·坎培爾，她是個十八歲女孩。珍提到她敬虔的父親，說他是個「尋根究底的人」；他聽說這些聚會後，就前往探究，這挑起了珍的好奇心，她就親自去看看。

差不多五十年後，珍向本書作者敘述說：「神很快使我的心靈飢渴地尋求祂，我們繼續去聚會，我們會在上午九點去，待一整天直到晚上，有時甚至整晚在那

兒。日復一日，在那小屋中的聚會，我們聚集等候並尋求主。當有人忽然爆發出方言來時，每一個人的信心就會被挑旺起來。」

這些尋求者被教導說，在他們能領受靈浸之前，他們必須先成聖。這似乎超過珍所能作到的，所以她變得沮喪灰心。但在一次禱告會中，她憶述道：「我們城裡樂團的領袖（即鮑斯渥弟兄）走進來說：『我將每一件事放在祭壇上，然後往山上爬！』」這正是珍需要聽見的信息，她照著作，神的靈就降在她身上。

「我被光所淹沒，那是發亮、溫暖、能穿透人的光，我知道那是主。我感覺我的身體如同透明的玻璃，祂榮耀的光浪漫溢我身；我在耶穌親自的同行中，感覺到那麼潔淨如同被洗過，那麼純淨，那麼喜樂。」

「我並未想到任何外在的彰顯，但我正在說著方言；然而我注意的並不是說方言，而是耶穌的同行。我知道祂在那兒，我並未看見祂的面容，但我確實看見光，並感覺到祂那奇妙的穿透人的溫暖光線。當我在幾個小時後走路回家時，一位婦人追上我說：『今天你領受了聖靈，我聽見你說方言了。』有一個念頭臨到我：『哦，但願她沒有對我說話！』她的話攪擾了我，我在與主同行，我在對祂說話，我不要任何人插入那奇妙的經驗中。」

「我不覺得我有任何地方合適作公開的服事，但幾天之後一位在這些聚會中服事的姐妹，邀請我跟她一道去芝加哥幫忙一些服事；當她在說時，我心中立時有確據知道我應該去。」



珍·坎培爾就這樣進入她的職事中，她的足跡遍及美國與加拿大各地，直到她一九六四年離世。在那些年間，她有許多次經驗到她所說的方言被辨識出是挪威語、瑞典語、拉丁語、匈牙利語。其中有些聽見的人原是尚未得救的人，卻因此悔悟而歸向主。她說出拉丁語的事被放在印第安那州 South Bend 的《論壇》封面上，導致在那城裡開展了一項福音事工。

後來珍到紐約幫助瑪莉·布姬·布朗的事工。郝爾弟兄（L.C.Hall）過去在錫安城是傳道人，在德州領受了靈浸，他讀到珍在五旬節刊物上的文章，就來到紐約見她，並與她結婚。他是個大有能力的福音使者，被許多人稱爲「講道王子——沒有可與之相比的」。在他死後數年，郝爾太太嫁給阿弗烈·梅森（Alfred G. Mason）。

巴罕先生離開錫安城，前往洛杉磯幫助阿茹薩街（Azusa Street）的事工。他的離開並未使錫安城神的事工減弱或停止，反而更加增長。在領受靈浸的人中，也有李·柏妮絲（Bernice Lee），她在十月三十日領受靈浸。（註：她的故事請看本書末尾的附錄三「衆夜之夜」。）

## 在主角前學習

布魯克長老

關於神的運行與工作，我尚有許多不明白之處；還有許多我可以受教、可以被要求的事，使我可以有很大的進步，因爲天上還儲存有許多我可以領受的事物。但有一件事我明白，是我已經發現了的，而且我相信我了解得相當透徹，那就是我們深深地需要耶穌！我已經更確信一切事都是藉著祂賜給我們的。

我們每一個人最大的需要，乃是在一種親密的交通中與耶穌聯結。我們一切的泉源都在祂裡面，離了祂我們就不能作什麼；若沒有耶穌，我們是完全沒有價值的。我不是一起頭就有這樣的亮光，這樣的異象；但我現在已經看見，若沒有這位耶穌，我就全無用處。我必須與祂有一種個人而親密的認識；我們不會看見以團體爲單位得救，我們不會看見以會衆爲單位得救，我們不會看見以家庭爲單位得救。神的印記是放在個別的人身上，祂個別地對待我們，如同教師對待他前途無量的學生一般。

沒有這位基督，我看不出我們藉聰明才智明白，或藉著我們敏捷的思想與邏輯論理能明白；但我看出通往至聖所的門乃是一個愛神的心。愛基督的心才使我們能爲祂冒任何險，將我們的身體靈魂都交在祂手中，願意讓神照祂的旨意行事，即使祂要將你放在某個角落，以致於你一生你都將沒沒無聞。你的生命必須向神降服，交出給神，並且最要緊的是向神的旨意降服。我們必須成爲基督的奴僕，是愛

